



岁寒\著
coal hometown Boy

煤乡少年

这是一部关于成长、关于青春、关于初恋、关于梦想的长篇小说。作者岁寒，一个来自山西的煤乡少年，用他细腻的文字，讲述了一个关于成长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个名叫“我”的少年，他生长在山西的一个煤乡，那里的人们靠挖煤为生。故事从“我”的童年开始，讲述了“我”的成长经历，包括上学、初恋、以及最终的成长。故事充满了青春的活力和梦想的力量，同时也反映了煤乡生活的艰辛和现实。



寒\著

coal hometown boy

煤乡少年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煤乡少年/岁寒著. —兰州: 敦煌文艺出版社, 2012. 7

ISBN 978-7-5468-0304-3

I. ①煤… II. ①岁…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76832 号

煤乡少年

岁寒 著

责任编辑: 董宏强

封面设计: 晴晨工作室

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本社地址: (730030) 兰州市读者大道 568 号

本社网址: www.dhlapub.com

投稿邮箱: tougao@dhlapub.com 编务信箱: gy@dhlapub.com

0931-8773084 (编辑部) 0931-8773235 (发行部)

北京市联华宏凯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 11 字数 230 千

2012 年 7 月第 1 版 201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ISBN 978-7-5468-0304-3

定价: 21.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 并许可使用。

未经同意, 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

序

王旭东

每个人都有过自己的少年时代，这个时期无论是否经历过坎坷和磨难，回忆起来都是美好的。我看过许多人的回忆录，在忆及少年时代时，笔下都不无快意，不无怀念。那个时期的生活也许掺杂着凄苦，伴着辛酸，但仍然让人在许多年后感到温馨。当岁寒把他的这部《煤乡少年》送给我阅读的时候，我的心就一时抽紧，急不可待地用两天时间把它读完了。这本小说把我带回了我的少年时代，我仿佛又看到了我非常熟悉的山峦、河流和那些质朴的矿工兄弟。我今年已经五十有余，但我始终认为，我最快乐的时代是我的少年时期。那时的矿山远没有今天这样喧嚣，物质的欲望也没有现在这样强烈，但那个时代有着我们共同的美好回忆。

岁寒和我一样都出生在煤矿，都就读于煤矿的学校。不同的是，我还在煤矿当了八年教师。所以，他向我们展示的煤矿生活，展示的煤矿少年的憧憬与叛逆，茫然与执著，我是深有体会的，读起来就异常亲切。岁寒曾出版过诗文集，他以一个诗人的敏感和激情，为我们讲述了三个煤矿少年的生动故事。作为在煤矿长大又在煤矿学校执教八年的我，首先被故事的真实打动了。他所描写的风景，刻画的人物，陈述的故事都栩栩如生，都让我看到往日的那些印迹，联想到真实的背景和人物，甚至于颇为熟悉的场景和面孔，起伏如波澜，一泻千里，而无横顿之感。小说中揭示的教育问题，师生矛盾和少年成长期必有的心理困惑和挣扎，都写得很真实，把握得也很有尺寸，没有偏颇，也无当下的狂躁。

青春小说，现在很多，写得好的却不多，难在于把握“度”，把握不好就成了宣泄，就成了牢骚，就会误导理性还不够健全的少年读者。岁寒

序





这本《煤乡少年》就写得比较到位，给人们积极向上的力量。当然，我们并不能以最后的“高考”论成败，但追求知识、追求价值、追求理想却永远是应该坚守的。

岁寒从中学时代就喜欢文学，嗜书如命，一直孜孜不倦。他早年写诗和散文，写过很多好诗文，有许多至今我还有深刻印象。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扩展，他又开始写起了小说。作为过来人，我并没有鼓励过他，在文字边缘化的今天，我没有信心和底气劝导周围的文学爱好者。但出乎我的意料，他竟然一下写了这么长篇幅的小说，而且写得还十分精彩。于是，我想，既然他毫无功利的目的，愿意这么执著地创作，把它作为职业之余的爱好，就让我们期盼他今后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读完小说后，岁寒突然提出让我写一篇序，当时就把我吓了一跳。我推托了好一会儿，并答应他托名人来写，但他还是坚持让我写。我不是个会拒绝人的人，只好答应了，但内心还是很忐忑，很纠结。作为一个文学写作者，我深知创作的艰辛和无奈。最近刚看完毛姆的长篇小说《月亮和六便士》，主人公是以著名画家高更为原型的，他的命运和月亮一样，生前并未受到社会的认可，去世后，作品却一下子价值连城，实在让人感慨万分。好的、伟大的文学作品是否命运也会如此呢？真要如此就得在创作的时候不计功利，耐得住清贫和寂寞，为“纯”的文学而战了，而且不能以成败论英雄。好在岁寒还年轻，还在充满活力、蕴含激情的壮年，而且真的没有功利思想。那我们就期望他继续跋涉，不辞辛苦，攀登文学珠穆朗玛峰吧！

王旭东：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晋中市作家协会理事。著有长篇小说《成长的疼痛》《高三考生》《疯人手记》等。

目 录

序	王旭东 (1)
一 铁轨惊魂	(1)
二 课堂风波	(6)
三 民主选举	(10)
四 出人意料	(13)
五 逆反心理	(17)
六 代父谢罪	(20)
七 得而复失	(24)
八 针锋相对	(27)
九 棍棒相加	(30)
十 杨梅辍学	(34)
十一 河滩巡查	(39)
十二 虎胆双侠	(41)
十三 桃园聚义	(45)
十四 拒绝优待	(48)
十五 难忘一夜	(52)





十六	英雄救美	(55)
十七	新的目标	(57)
十八	决战前夜	(61)
十九	失意中考	(65)
二十	花落职高	(69)
二十一	劳动锻炼	(73)
二十二	开拓疆场	(77)
二十三	迎新晚会	(81)
二十四	文学新星	(85)
二十五	怅然回首	(88)
二十六	一语惊心	(91)
二十七	情窦初开	(94)
二十八	风云骤起	(97)
二十九	负荆请罪	(100)
三十	悲喜交加	(104)
三十一	开学乱局	(108)
三十二	痴女说爱	(111)
三十三	北京路阻	(115)
三十四	夜半惊梦	(119)
三十五	天上人间	(123)
三十六	青烟袅袅	(127)
三十七	痛定思痛	(131)
三十八	示范职高	(135)
三十九	酒场险恶	(137)
四十	醋意三月	(141)
四十一	爱火淬灭	(145)

四十二	暗流涌动	(149)
四十三	指桑骂槐	(153)
四十四	备战高考	(157)
四十五	如愿以偿	(160)



一 铁轨惊魂

不论是国有的还是私营的，煤矿终究离不开山，而且矿与矿的格局大致相差无几。井口、工业广场、煤场、磅房、站台，单身宿舍、家属区、自由市场，体育场、游艺室乃至矿上的职工子弟学校，设施几乎一模一样，连人的长相穿着和言语习惯也非常相似，有着它的特殊文化。南隘矿就是典型的国有煤矿之一。

此时，冬天的寒意尚未退尽，春天的气息又悄然而至，这里有二月的剪刀，却没有满树细叶的翠柳。有的只是一片片光秃秃的矸石山和杂草丛生的黄土山，然而就是在这黑黄相间的山包上，也有着些许令人心动的绿，穿透污黑的煤渣和干裂的黄土，直挺挺地向上蹿长。

就在这片黄土山的最高点，有两位少年正窃窃私语，时而慷慨激昂，时而相对长叹。

“我觉得我们还是不应该孤立他，他是他，他爸是他爸，他又不是他爸……”



“徐岑岑，你不要忘了他爸可是矿难的罪魁祸首哇！不是他爸，我们家也好端端的。”鲁梦周说着说着禁不住泪水湿了眼圈。

“我知道你的心情，可是炎子他心里不是更难受吗？这也怪不得他啊！”徐岑岑轻轻摇着鲁梦周的手臂，继续柔声细语地说道：“还记得我们三个人去年也是在这里差点儿成结拜兄弟吗？”

一句话把鲁梦周带入了沉思。

“鲁梦周！”

“到！”

“徐岑岑！”

“到！”

“黄炎子！到！”黄炎子点名，当然是自问自答。

“今天，我们哥儿仨再聚聚义山，主要是讨论一下未来国际煤炭能源发展计划……”

“哈哈，行了，别扯了，赶紧的吧，把你的课堂笔记拿出来！”鲁梦周和徐岑岑早已忙开了，还未等黄炎子说完就一哄而上把黄炎子的书包翻了个底朝天。

黄炎子嘻嘻笑骂：“两个懒鬼！梦周你又只顾看你的小说了吧？岑岑你这个家伙天天哪来那么多瞌睡呀，啊？”

鲁梦周和徐岑岑只顾着誊抄笔记，哪顾得上跟他啰嗦。

聚义山，在子弟学校的旁边，这个名字是鲁梦周给取的。原本就是这片山包的最高点，只因他们三个从小学起一下学或节假日就经常到这里玩耍，图个指代方便而已，并不是个真正的地名，但这里承载了他们三个无数的欢乐和忧愁。

“岑岑你抄完没有，我来提个议吧。”鲁梦周拍拍屁股郑重地站了起来，黄炎子在一旁捧着一本书拿眼瞥他：“还是能源的事？”

“一边去，我说正经的。”

黄炎子和徐岑岑见他一本正经，也就站了起来，跟随鲁梦周的目光向远处望去。



“这座聚义山是我们三个人取的名，但我觉得好像还不贴切，不如我们三兄弟今天也在这里结个义吧，有福同享，有难同当！”鲁梦周说得斩钉截铁。

“好哇好哇，我们也学学三国的刘关张。”徐岑岑高兴地附和道。

鲁梦周把目光转向黄炎子，只见黄炎子抿着嘴一言不发。

“不行？”

鲁梦周和徐岑岑一脸愕然。

“不够慎重，咱们要学就得学像一点儿，这里必须有桃园！”黄炎子说着还比划一下，惹得鲁梦周和徐岑岑哈哈直笑：“这里净是土疙瘩煤疙瘩，哪来的桃园啊？”

“我们自己种！明年春天这里就是一片桃园了。必须要有桃园！”

黄炎子说完拔腿就往山坡下跑，惊得鲁徐二人连忙大声问他去哪儿。

黄炎子边跑边说：“忘了一件事，你们俩在这里等着，我马上回来！”

黄炎子下了山坡，一溜烟跑回学校教室，打开课桌抄起一袋东西又一溜烟跑回山坡上，气喘未定便兴奋地说道：“看看，这是什么？这就是我们的桃园！”原来黄炎子今天上学时带了三个桃子，预备一人一个的，上山时竟然忘了拿，这会儿说到桃园，他突发奇想，便不顾二人惊愕奔回教室取来了桃子。鲁徐二人已经明白了黄的用意，一人抓了一个用手象征性地擦了擦就啃起来，黄炎子忙笑道：“没洗过啊全是毛。”二人哪顾那么多，话没听完手里就只剩下桃核了。

三个人默默地把桃核埋进黄土里，在旁边垒了一圈小石头，又默默地把手搭在一起。

“去年我们虽然没结义，但桃树都已经种下了，就等今年呢，你看那里还真露出了三棵桃树苗呢！”徐岑岑惊喜地指着三棵绿绿的嫩苗，把鲁梦周又从沉思中拉了回来。

“矿上出了事，他爸当井口负责人的居然还逃……”

。四八下八





“我爸绝对没逃！他对自己该承担的责任已经承担，他认罪了。”一句冷冷的话语蓦然横空出世打断了鲁梦周，也吓了徐岑岑一跳。不请自来的黄炎子就坐在不远的地方，眼睛也直盯着那三棵树苗，二人根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的，仿佛他从去年现在就一直在那里坐着似的。

空气骤然凝固，午时的太阳此时也似乎无能为力。三个人就这么相对无言，默默地任时间从头发缝中溜走。

“呜——”山下高亢的火车汽笛声突然响起，不远处一列运煤的火车正哐当哐当地钻出隧道，向聚义山下驶来。又一声的“呜——”好像在召唤着什么，又好像在深深地哀鸣。

“走，我们去铁道上再看谁最后躲开！”黄炎子小声提议，起身向山下走去。习惯了黄炎子号令的鲁梦周和徐岑岑面面相觑，竟然鬼使神差地跟着黄炎子走下山去。

“呜——”

三个少年并排站在铁轨上，盯着疾驰而来的火车，眼睛眨都不眨一下地重复着他们经常做的冒险游戏。徐岑岑果然还是害怕最先放弃了，早早站在一边大声劝说黄炎子和鲁梦周，但二人丝毫不为所动。脚底已感觉到火车的震动，呼啸声已令耳旁的汗毛开始发抖，黄鲁二人就像被激怒的公牛，红着眼睛盯着迎面而来的火车，徐岑岑则在一旁急得直挥手，好像在示意火车赶紧停下来。

“呜——”火车再次怒吼，徐岑岑的心已提到了嗓子眼儿上，气都不敢喘一口。

二十米！十米……

“啊……扑咚！”鲁梦周一下子侧倒在徐岑岑这一边，屁股刚好顶着一块石头，疼得他嗷嗷直叫。却听到徐岑岑哭似的大喊着黄炎子，鲁梦周也顾不上疼了，疯了一般匍匐在铁轨旁边，用力在飞驰而过的车轮间搜索黄炎子的身影，眼里噙满了泪水。徐岑岑的怪叫声已被隆隆的火车声淹没，那一刻他们恨不得火车赶快驶过，可是这列火车竟然出奇的长，就像跑了几个小时。

“嗡——”火车声音突然低沉，鲁徐二人连滚带爬的冲到了铁轨那边，一边还大叫着炎子。只见黄炎子呈一个“大”字躺在铁轨另一侧的草地上，眼睛睁得老大，面无表情地看看他俩，缓缓伸出手来比了一个“V”字。随即站起身拍拍身上的尘土，深一脚浅一脚地消失在二人的视线中，鲁徐二人呆呆地看着黄炎子远去，没有一句话。



二 课堂风波

南隘镇坐落在星星点点的煤山与人家之间，中间一条国道穿插而过，由于运煤的缘故，公路上经常散落着污黑的煤渣，再经过往的车辆辗轧，整条公路就像一条黑丝带。这个国有煤矿沿用了镇子的名字叫了个南隘矿。矿上的家属宿舍既有这几年盖起的楼房，也有陈旧的棚户区排房，杂乱地分布在镇上，与镇上人家交错着。矿子弟学校就建在山下黑丝带旁边，陈旧的校舍与它的历史并不成正比，但每年却也有不少学生考入县重点中学和矿务局高中，让矿上的人们沸腾一把。

黄炎子就是有望在三年后让煤矿沸腾的学生之一。在校长和其他老师的眼里，黄炎子是个聪明伶俐的孩子，甚至被校长私下誉为北大清华的苗子。但在他的带课老师眼里，他也是个让人捉摸不透的孩子，摸不准哪儿他就会让你老师下不来台。但在中学时代，学习成绩好才是王道，纵然你再调皮、再古怪，老师都能包容，反之，老师则不拿正眼瞧你。一次，数学老师私下塞给黄炎子一本稿纸让他自己用，黄炎子坚决不要，老师就



急了，你这孩子，怎么不知好歹呢？于是黄炎子收下。可转眼间初一（2）班五十个学生人人都用上了信纸作草稿，老师一看这情形，脸涨得通红。

“叮铃铃……”

一阵急促的铃声打破校园的宁静，接着便是乒乒乓乓、叮叮当当一阵嘈杂，学生们开始从那破旧的教学楼里鱼贯而出，向操场作百米冲刺，随即在操场上或三三两两地围成一圈海阔天空聊起来，或追逐打闹起来。

“徐岑岑。”一个扎着马尾辫的女孩高声叫着。

鲁梦周和徐岑岑蹲在一旁，见杨梅过来，徐岑岑稍微动了动，给杨梅腾出点儿地方。鲁梦周则带理不理，头都没抬一下。

“杨梅，女生们都在教室课间活动，你跑这儿来干啥？”徐岑岑问。

杨梅拿眼角偷偷瞟了一下鲁梦周，径自站在徐岑岑旁边，小声说道：“你俩真不准备理黄大班长了？”说完瞥了瞥就在不远处独自站着想心事的黄炎子。

“那又关你什么事，你累不累呀？”鲁梦周也不看她，冷冷地来了这么一句，噎得杨梅小脸儿粉红。

徐岑岑见状直想笑，却又因黄炎子的事笑不出来，也盯着鲁梦周不说话。鲁梦周心里不顺畅，气哼哼地起身走了。杨梅倒也不怎么介意，继续跟徐岑岑搭讪。也许是因为徐岑岑比较温柔，说话轻言细语，行事风格有点儿假女子气，所以杨梅从来对徐岑岑没有拘束，有什么话还愿意找他说，像是俩姊妹似的体己。

而就在不远处的黄炎子则装作若无其事地听着他们的话，想着自己的心事，一个月前那骇人的消息仍然在他耳边回响。

那令煤矿职工家属心悸的讯息在一个冬日的下午让全矿为之震动。“井下出事了！”惊慌失措的人们瞬间把这个惊人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南隘镇。一时间，人心惶惶，混乱一片。黄炎子心里早已成一团乱麻，只觉得“南隘矿”三个字在脑子里不停地盘旋。等很多人都奔到矿上，他却默默地回到家里，独自坐着等待消息。他很快等到了消息，南隘矿因井下私藏炸药爆炸造成十几个人伤亡，井口主要负责人黄炎子的父亲当时并未下

二

课堂
风波





井，出事后竟去向不明，而他最好的朋友鲁梦周的父亲在这次事故中则被炸断了一条腿，血肉模糊地送去了医院。当母亲抱着他失声痛哭的时候，黄炎子一滴眼泪都没有流下。这真是一个倔强坚强的孩子！

“操场上就剩下你一个人了，还想啥呢？”

黄炎子理了理思绪，看着徐岑岑关怀的目光，默默地跟着徐岑岑回到了教室。

下午第一节课，外语。老师姓曹，一个头发稀疏的小老头儿。之所以在老头前面加一“小”字，是因为其实他的年龄并不大，只是三十来岁就秃了顶，硬是把周围也不多的几根头发往中间横着梳，被同学们私下称作“稀毛”。在这个落后小镇的煤矿，学生们显然不可能认识到学习英语的用途，能对英语提起兴趣的自然也不多。因此英语课是最令大家头疼的一门课，课堂纪律也是出奇的沉闷，再加之是下午第一节，很多学生还睡眼惺忪的。曹老师不停地带领着大家读着生硬的单词，试图用声音驱走学生的困意。在懒洋洋的诵读声中，一个高亢的女声显得分外突出，她挺得笔直的后背更是让忙着打瞌睡的同学恨之入骨。

杨梅，一个令全班同学闻之胆寒的名字。打扮时髦，眼睛水灵，开朗自信，刻苦勤奋。一般来说，这样的女孩最容易得到老师的宠爱，偏偏她又是校长的亲外甥女，有人还说她爸爸可能是煤矿附近腰缠万贯的私营煤老板，老师们岂能不对她另眼相看？但同学们怕她并不是因为她的“权势”，而是她“滥用权势”打小报告的能耐。

曹老师终于口干舌燥，转身板书起来。一向贪睡的徐岑岑终于稍稍解脱，一下子软瘫在了课桌上。同样松弛下来的杨梅嘴角一扬，习惯性地左右巡视了一圈，同学们顿时紧张。可坐在她前一排的徐岑岑却一点也不知情，早已进入了梦乡。杨梅正准备捉弄他，后又转念，只用脚带了几分劲儿蹬了他一下。吱呀一声，安静的教室气氛突然活跃起来，几十双眼睛齐齐盯着猝然被惊醒的徐岑岑，曹老师也转过身来。徐岑岑一时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只看老师和同学们都盯着自己，还以为老师提问他，赶忙站了起来，全班一阵哄笑。曹老师已大致明白了怎么回事，索性指着黑板上的两



个句子问他是什么意思。连二十六个英文字母尚未读准的徐岑岑当然答不上来，站在那里脸憋得像小猴子的屁股一样红。坐在一旁的黄炎子早知是杨梅在捣鬼，恶作剧地悄悄写了一个字条递给徐岑岑，徐岑岑如获至宝。

“How are you? How old are you?” 曹老师并未发现黄炎子比较隐蔽的小动作，只见徐岑岑似乎准备回答，便鼓励式的配合他读了一遍。

“怎么是你？怎么老是你？”徐岑岑嗫嗫嚅嚅地回答。

曹老师和众同学还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只见杨梅躲在徐岑岑背后小声地说：“是你好，你几岁了。”曹老师转身看看黑板，没错，是这两句，这小子在说什么呢？徐岑岑更加迷惑了，低着头拿眼睛求援似的直瞅黄炎子。

“老师，他没有答错”，黄炎子腾地站起身来接着说：“how 是怎么，old 是老，are 是是，you 是你，这是你教我们背的。连起来不就是‘怎么是你，怎么老是你’吗？”

压抑的英语课堂第一次传出了持久的欢笑，全班同学笑得前仰后合，捶胸顿足。而曹老师却气得七窍生烟，脸紫得像猪肝一般，把教案往讲桌上狠狠一摔，正要发怒，下课铃也刚好凑上了热闹。曹老师额头上青筋直跳，咬着牙愤愤地夹起书本把门一摔走出了教室。同学们的笑声依旧不止，有的干脆坐在了课桌上笑了起来，有的猴子学样似的重复着徐岑岑回答问题时的一本正经样儿。徐岑岑也傻傻地憨笑着，鲁梦周则用书本挡着脸偷笑，杨梅把手伸得老长从后面揪着黄炎子的衣服大笑：“叫你使坏，叫你使坏。”好像她跟黄炎子是兄妹俩似的，独独黄炎子却一点儿笑容都没有，若无其事地左一下右一下拨弄着英语课本。